

自我、异化与伦理诉求：菲利普·迪克的变易空间叙事

Self, Alienation and Ethical Pursuit: Philip K. Dick's Narration of the Variations of Spaces

郭 雯 (Guo Wen)

内容摘要：菲利普·迪克的科幻小说常呈现出虚实交替、错列历史、亦真亦幻等特色。他笔下的“大空间”是现代科技生活空间，而故事中的“小空间”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主观世界，它们不断发生变易，以此呈现主人公在追寻自我身份、情感与人性等伦理诉求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迪克的变易空间叙事一反传统线性结构，具有物理上、逻辑上或人力上的非自然叙事特征。首先，变易的城市空间以“反模仿”的形式，在真实与幻象之间提供了寻找自我和重构主体性的环境；其次，变易的记忆空间是历史、现实与未来事件发生的场所，事件的叠加与对接承载着历史真相，揭露了潜意识中的欲望；最后，变易空间的叙事目的和功能不仅在于推动叙事进程，而且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及伦理选择，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呼应了科技异化的主题，从而提供了认知现实、理解现实的方式。

关键词：菲利普·迪克；城市空间；记忆空间；伦理；异化

作者简介：郭雯，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幻文学、非自然叙事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由 2025 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

Title: Self, Alienation and Ethical Pursuit: Philip K. Dick's Narration of the Variations of Spaces

Abstract: Philip K. Dick's science fictions manifest the features of alternation of reality and virtuality, alternative history and combination of truth and illusion. His narration of "large spaces" refers to the spaces of modern life, while the "small spaces" in his stories with constant variations can be either a city or one's subjective world that represent the predicament in the process of ethical pursuit of the self identity, the emotions and humanity. The narration of the variations of spaces violates the traditional linear structure, displaying physically, logically or humanly unnatural narrative. Firstly, the variations of urban space, as an antimimetic form, provide characters with the environment to find themselves and re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between reality and illusion. Secondly, variations of memory space are the places where the events happen in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with the overlapping and connection of events to carry historical truth and probe into subconscious desires. Lastly, the purposes and functions of the variations of spaces lie in that they not only serve to develop plots, but reflect human minds and ethical choices as well. Therefore, in form and content, the narration corresponds with the theme of alie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ing the ways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the reality.

Keywords: Philip K. Dick; spaces of cities; spaces of memory; ethics; alienation

Author: Guo We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specializing in science fiction, unnatural narrativ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ainna520@163.com).

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生活于美国科技文明大飞跃时期，亲历了从科幻黄金时代到新浪潮运动的转变，也见证了冷战、人类登月、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出现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作品主题常聚焦于“何为真实”与“身份建构”。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曾这样评价迪克的创作特色：“他笔下的世界随时都会崩塌。这正是呈现于人们脑海中以及世界如何影响我们的真实写照——怪异的，分裂的，始料未及的世界（……）是现实的镜像”（xxi）。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菲利普·迪克是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他的作品洞悉充满假象的社会，是对虚妄世界最强有力的描写”（454）。迪克作为科幻小说新浪潮代表作家，一生都在书写失控的技术，虚实不清的世界，以及意想不到的结局。他笔下的空间可以是光怪陆离的城市，可以是核战之后的末日废墟，也可以是主人公的意识世界，往往很难分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距离。迪克小说自带脱离实证科学框架的玄幻特质，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运用其“科外幻”理论解读迪克代表作《尤比克》（*Ubik*, 1969），认为在他笔下不存在必然法则的宇宙，不再算得上是一个世界：“涉及一个在其中无章法的改变太过频繁的宇宙，就像康德在客观演绎中描述的混沌一样，科学的条件同知觉的条件都将被废除”（46）。迪克常常摆脱既定规则与理性束缚，科学本身并非其写作的重心。在他笔下，空间的变易频繁呈现为三种形态：物理形态的畸变，如建筑、环境的异化；逻辑关系的悖谬，如空间因果与叙事逻辑的断裂；认知经验的错位，如人物对空间的不可靠感知及身份混乱。

不少学者已研究过迪克众多长篇小说中的平行世界、仿象世界、微缩世界。“主人公似乎永远在亦真亦幻、虚实交替的世界中建构身份，甚至认为虚幻带来的超真实比现实更真实”（郭雯 48）。然而，除了长篇小说突破传

统因果线性的时空叙事以外，他的两部中短篇小说集《记忆裂痕》（*Beyond Lies the Wub: Volume 1 of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Philip K. Dick*, 1987）¹和《少数派报告》（*The Minority Report: Volume 4 of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Philip K. Dick*, 1992）也不容忽视，其中的故事曾多次被翻拍为好莱坞电影，足以证明其魅力。小说中事件的现实场所或虚构场所不再呈现传统自然叙事模式，比如：城市空间可以被时间改造、可以在意识里被调整；记忆空间可以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已经发生的现实事件及预叙的未来事件相重合的场所，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诚然，“后现代科幻小说更具有‘反模仿’的非自然叙事特征，创造了反现实主义或逻辑上不可能的情节与事件（……）比如，在现实主义框架中书写的错列历史”（Richardson 10）。但是，空间也并非孤立于时间之上，事实上，迪克小说恰恰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不断排列组合成若干时间线，才构筑了特殊的空间形式，从而呈现出分裂、循环而又梦幻的特色。变易空间在结构上推动叙事进程，也在情节上推动人物异化的过程，主人公在变易的空间内寻找自我与真相，实则反映出人类之于科技“大空间”的现实，帮助读者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

一、变易的城市空间：伦理混乱中的自我追问

菲利普·迪克所处的年代是科幻黄金时代之后的新浪潮运动时期，当时科技已经出现了霓虹灯笼罩下的赛博朋克感。城市空间作为迪克小说中最为重要的意象，时而杂乱无章，时而寂静有序。粉色的摩天大楼和令人眩晕的灯光直接带来视觉冲击和感官快乐，然而，城市中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令人眼花缭乱，眼前可能是稍纵即逝的大楼，也可能是瞬间坍塌的街道，不停地混淆着人们对空间的直观感受，加速了对自我的困惑、对真实的追问。迪克小说中千变万化的城市空间属于典型的“非自然叙事”²。扬·阿尔贝（Jan Alber）将叙述者、人物、时间和空间等四个基本的叙事参数对“不可能的世界”（impossible worlds）进行阐释，他认为“反模仿空间是物理上或逻辑上不可能的空间情境”（186）。迪克笔下的城市正是这样一种物理空间，它不遵循现实的构造法则，而是不断变易、不可信赖，在无序与有序之间反复震荡，成为变易空间的典型表征。

城市是现代人生活的主要空间，它可以作为人物身份的象征，也可以作

1 中短篇小说集的英文原名为 *Beyond Lies the Wub*，直译为《天外的巫伯》。而《记忆裂痕》实际上是菲利普·迪克另一部中篇小说 *Paycheck* 的中文译名。在中文出版市场中，部分出版社将《天外的巫伯》所属的短篇集统一命名为《记忆裂痕》，目的是借助同名电影（改编自 *Paycheck*）的知名度提升销量。本文沿用这一译法，但需要说明的是，下文所论述的小说《记忆裂痕》实指 *Paycheck*。

2 非自然叙事创造了“不可能的世界”（“impossible worlds”），那些“物理上、逻辑上或人力上不可能的情境与事件挑战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认知”。参见 Jan Alber,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6, 3.

为资本主义文化符号。变易城市空间疏离了自我与真实的距离，削弱了人物的主体性，加剧了伦理身份认同的困难，同时也为主人公诉求自我重新提供了环境。小说《规划小组》（*Adjustment Team*, 1954）讲述了一个名为“规划小组”的神秘组织使用“惰化器”调整时间和地点，从而使人变得更年轻、更卖力地工作。主人公埃德亲眼目睹了被调整后的城市景观：“交通灯变了（……）他踏上街对面的人行道——然后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太阳竟然开始变暗”（77）¹。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迄今所研究的城市印象的内容是与物质形式有关的，可以分为五类：道路、边沿、区域、结点和标志”（林奇 41）。道路作为大多数人印象中占控制地位的景观，本是稳定而熟悉的社会角色，现在却如此荒诞、可怕、失真。就在前一秒，他还像无数个白领赶着去高楼大厦上班，道路上车水马龙，行人行色匆匆，下一秒却只有他一人过马路，人车皆静止，万籁俱寂。紧接着，原本象征着金融财富的办公大楼转眼棱角模糊。“他碰到的那部分建筑在他指尖瓦解，如流沙般坍塌下来”（78）。时间的静止和空间的粉碎属于物理上的不可能性，城市景观的突变直指人物内心的恐慌与焦虑。

显然，变易空间造成了伦理秩序的错位与混乱，引发主体的困惑，也促使主体通过客体重新感知和重塑自我与世界。埃德原本是一名公司小职员，如今却无法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57）。这种伦理混乱及困境主要由两条叙事线的交织推动：一是城市突然被改造后与恢复原貌之间的对比；二是埃德目睹一切后的身份危机，以及得知真相后的自我异化。城市本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改造对象，如今客体却瞬间瓦解了主体的建构。小说以办公大楼这一建筑为叙事焦点，帮助埃德洞察世界、探寻秘密。“办公室就是一座灰色的大坟墓，没有生命，完全静止”（79），这一描写成为埃德人生的类比，他虽然活着，但他的精神世界已然崩塌。他感叹道：“我看见现实揭开了面纱。我看见了一一后面的东西。下面的。我看见了表象后面的现实”（85）。表象是主体大脑通过感知建立的关于客观事物的感性形象，这体现了迪克作品一贯的唯心论与先验论色彩——人的意识似乎比现实更重要，意识一旦消失，世界也随之褪去。可见，物理世界与意识世界并非割裂，而是由外向内、由表及里。

变易空间烘托了人物在科技生活之下的窘迫感，并促使埃德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²。科技产物对客观世界的调整违背了物理和逻辑原理，调整后的空间能改变原有的生活环境，甚至绑架埃德的伦理道德。在小说结尾，埃德的

1 本文关于《规划小组》的引用均出自 菲利普·迪克：《少数派报告：菲利普·迪克科幻小说精选》，周昭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关于“伦理选择”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妻子也被调整，而他为了保住性命，答应规划小组永远保守秘密，并欺骗妻子相信这只是一次精神失常。埃德选择“精神失常”来隐瞒真相，他与魔鬼签了协议，眼睁睁地看着规划小组将妻子惰化。小说通过科技生产年轻劳动力的事件，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更讽刺了人类在现代生活中的道德异化。

将城市面貌与人的精神面貌紧密联系突出了违背伦理道德、滥用科技的疯狂。小说《电子蚂蚁》（*The Electric Ant*, 1969）中的主人公普尔在一次车祸后，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仿生机器人，他通过“拆分自我”来感知世界。纽约的城市空间随着他的意识不断虚实交替，最终普尔索性杀死自己，借脑中残存感知达成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和解。小说一开始就将医院窗外的纽约景象与人的存在感相联系：“窗外是纽约闹市区的繁荣景象。纵横交错的交通轨道上，车辆和行人都急匆匆的。路面在傍晚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微光”（270）¹。律动的城市风景映照出生命的希望，可当医生给普尔接“假手”时，普尔的世界崩塌了：“一切都只是生产我的时候给我植入的假象而已”（272），他从自然人变成非人类，这一悲怆的感叹彻底消除了人与物、现实与仿象之间的距离，也颠覆了自我对真实的认知。

得知真相后，普尔经历了艰难的自我追问。他决定找到藏于心脏上方的磁带——现实的提供源，以查明自己如何思考与感知。“我控制了它就能控制现实（……）客观现实本来就是一种综合建构，是人们对众多主观现实的假想性归纳”（276）。迪克仍然强调了思想的强大功能，任何现象都来自大脑对现实的主观再造和表征。普尔的第一个实验是填上磁带的小孔，等待六小时后世界的变化——覆盖小孔意味着删除部分感知。五个半小时后，他来到曼哈顿一家高级酒吧。时间一到，“远处的部分墙面突然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邻桌的几个人——纽约的天际线也慢慢淡出了他的视野”（278-279）。空间的错动加剧了认知的困难，“两边依然能看到车子、大楼、街道、行人和指示牌等等，但是他的视野中央却空无一物”（279）。城市变得缥缈虚空，自我身份也不再确定。齐泽克指出：“自我恰是没有任何实体性密度的实存物，（……）一边是肉体—物质的过程，一边是纯粹‘枯燥’的表象，在两者构成的对立中，主体是进入自我反思的表象”（338-339）。当支撑自我认同的景观可以消逝，普尔意识到“自我”并非实体，而是现实表象之下的空洞镜像。

当纽约恢复正常后意味着普尔开始第二个实验——将自己插入一小段不透明窄带。他让同事莎拉观察接下来空间的变化：“房间突然僵掉了。颜色慢慢褪去。物品一件一件消失（……）他四处乱摸，却感觉不到任何东西”（282）。空间再次随着意识的消失而灰飞烟灭，杂乱无章的世界象征着

1 本文关于《电子蚂蚁》的引用均出自 菲利普·迪克：《少数派报告：菲利普·迪克科幻小说精选》，周昭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伦理混乱，瓦解了自我存在意义。他的第三个实验进一步探索了自我与真实的距离。他在磁带上戳些新孔，观察是否出现不同。这个实验说明后现代生活充满着过于逼真、甚至超真实的仿象，正如德波所言：“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13）。普尔剪断磁带后，房间里出现了绿黑相间的鸭子、公园长椅上衣衫褴褛的老头等城市空间中的物与人，这些空间元素使现实与仿象之间仿佛存在一个承载空间客体的“磁带”，刻录着自我对真实亦真亦幻的认知。

最后一个实验“是一个终极绝对的现实”（285），那就是将磁带彻底剪断。城市空间再次映入眼帘：“纽约的夜景灿灿生辉，他周围环绕着许多飞车，穿梭在夜空中，穿梭在白昼里，穿过洪流，掠过旱地（……）他躺在一个女人的怀抱里，睡在宽阔的白床上，听见一阵尖锐的喧闹声——是从一家破败的闹市区宾馆的坏电梯里传来的”（288）。这些景观不仅存在于普尔的意识中，也反射出城市空间内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科技制造了一系列的混乱，普尔以解构身体做出了最大代价的伦理选择。他解释了拆解自我的原因：“学会在混乱中作选择。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281），他剪断了磁带、剪断了现实的假象，也剪断了从前虚假的身份，找到了拥有自由意识的真实的自我。

城市空间的景观承载着主人公对都市生活尤其科技生活的认知体验。都市景观可以“展示都市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都市情绪，彰显都市精神，从而表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并不断表征与催生当代美国城市文化的转型、生成与新型建构”（杨金才 26）。纽约作为迪克笔下最常见的消费社会，其五光十色的景观并非为了营造资本主义的物质优越性，而是以混乱的空间景观作为反思科技社会和自我之间伦理关系的媒介。迪克曾言：“一个新的社会在作者脑海中诞生，之后转移到纸上，再从纸上猛烈冲击读者的大脑。这就是认知，混乱的冲击”（《记忆裂痕·引言》II）。他用一种“混乱的冲击”违背自然叙事中的空间规律，突破读者的认知框架，使读者自己体悟小说的隐喻，最终指向了探索自我与科技伦理的现实意义。

二、变易的记忆场所：历史、现实与欲望表征

除了将城市描写为物理上的非自然空间以外，内心世界的现实化或具象化也是一种不可能的空间，在这种空间内，人物的潜意识被具象化，在迪克作品中常出现的便是变易的记忆场所。记忆归属于内在心理维度，叙事结构则依托文本载体，二者交织构筑了迪克独有的幻想叙事；记忆虽关联时间脉络，但无论真实原生事件还是意识虚构图景，都必须依托空间框架才能完成人物心理活动的文本外化。

《全面回忆》（*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 1966）一开始就描写了记忆场所对欲望的承载。主人公奎尔渴望“这辈子一定要去趟火星”（246）¹，他努力回忆梦里的空间：“随着他渐渐清醒，梦境却越来越真实，那种渴望也越来越强烈。他几乎能真切地感觉到另一个尘封的世界”（246）。梦是潜意识产物，存在于记忆空间，回忆梦、叙述梦、再现梦境实则体现了人物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欲望。在通常的虚构文本中，叙述者和受述者是两个独立的主体，而在梦叙事中则不同，“梦叙述的叙述者与受述者是同一个主体分裂后的产物（……）大脑分裂出了两个部分：孕育梦的部分和接收梦的部分”（方小莉 120）。奎尔既是叙述者又是受述者，他告诉妻子梦见了战神和布满陨石的火星。火星作为地志空间，既是实体空间，又是记忆中存在的形式空间。

小说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将记忆空间、梦的空间和现实空间重叠，使火星既是真实事件的历史空间、记忆空间，又是梦中的虚构空间，从而为奎尔营造出诉求身份与欲望的场所。记忆场所虚实交替形成文本层面的几条叙事线：首先，火星是梦境和记忆中的环境；其次，火星是高仿真记忆移植的科技产物，是制造逼真证据的事件场所；最后，改写火星谋杀案的记忆直接导致真实事件水落石出——奎尔潜意识中的欲望其实是发生过的事件。在移植记忆过程中，众人发现奎尔的童年梦想与外星事件一致，即历史事件与梦中事件重叠，现实空间与记忆空间重合，本来彼此中断的异质空间变成了连续的地志空间。警察的到来揭开了奎尔的真实身份：作为星际警察局派去的职业杀手，由于在火星上杀死了十五个保镖，有损警察公众形象，才被抹除记忆。最终，他们达成一致决定删除全部记忆、植入假记忆，将真实事件转化为梦境中的欲望投射。他将火星之旅定义为“半真半假的旅行”（260），人生本就是现实与虚妄的结合，全面回忆实则以技术为手段环环相扣，引发出层层叠加的真相与幻象。

另一部经典之作《记忆裂痕》（*Paycheck*, 1953）将历史事件场所与未来事件场所重叠，从而形成现实事件空间，制造出记忆断裂的假象。小说讲述了机械师詹宁斯被雷特里克建筑公司聘用，制造能够预见未来的“时空抓取机”，在两年的工作中，他发现了公司违规的秘密，并通过“时空抓取机”看到了未来事件，于是将原来得到薪金的合同改为得到更有价值的七件物品。但由于记忆被消除，他不知道两年间的事情。表面来看，这是非常典型的时间维度的叙事，从一开始詹宁斯被送回来只能记住一天前的事，再到后来他通过未来去探查历史，都体现了非自然的时间叙事。理查森认为非自然叙事不仅是故事层面的“非自然性”，还应从话语层面探讨。“非虚构性文学传统在于时间、顺序或故事安排与话语通常一致（……）而没有逻辑规律的作品

1 本文关于《全面回忆》的引用均出自 菲利普·迪克：《少数派报告：菲利普·迪克科幻小说精选》，周昭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故事层面与话语层面时空顺序不一致” (Richardson 127)。显然, 小说故事层面上的时空与话语层面上的时空发生了错列, 故事发生在两年前和现在, 话语层面是现在和未来。小说通过变易空间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对接: 主人公工作两年后回来的城市空间 (现实空间, 也是话语层面的空间) ——领薪水时被物品线索串联的未来空间 (两年前的记忆空间, 也是探测到的未来空间) ——找到两年前事件发生的空间 (现实和未来的重叠空间)。

小说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利用物品串联叙事空间, 重新建构出人物的活动场所, 还原历史事件, 亦是现实与未来事件。七件物品 (密码钥匙、票根、存放收据、细电线、半个赌场筹码、绿布条、公交车票) 分别对应一个事件空间帮助詹宁斯转危为安: 细电线——逃离被警察逮捕的检查所, 公交车票——逃离后座上的公交车, 票根——波托拉剧场, 绿布条——山顶工厂, 密码钥匙——存放原理图、映射镜等文件数据的房间, 半个赌场筹码——能够逃离警察监管的赌场, 存放收据——老板女儿将文件数据存放于国家银行的保险库。逻辑上的非自然空间突出了主人公的身份迷思: 詹宁斯既是现实的、本体的“我”, 也是以前和未来重叠的“我”, 他甚至将以前的自己称呼为“他”: “他知道, 没错。预先就知道 (……) 还有另外五个东西, 很可能同样宝贵,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很宝贵” (424-425)¹。尽管“他”如上帝一般的存在, 看透一切, 预测未来, 但是这些物品串联的空间象征了伦理秩序的混乱与身份困境。

物品还原的现实空间填补了被删除的记忆空间, 也影射出詹宁斯真实的欲望。“如果我一直为他们修理设备, 就很难抵抗这种诱惑! 我一定看到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 如果那个时候我手头有这些东西, 它们将发挥用处” (436)。他预见到未来事件会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 才使用了合同备用条款, 将物品代替薪金。他的欲望便是成为公司老板之一, 掌握这些秘密便可以作为敲诈的资本, 于是, 记忆场所及物品帮助自己逃脱了警察和老板的追杀。

迪克以时空的穿越和自我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叠, 试图探索科技影响之下的记忆如何投射欲望。聂珍钊曾以“脑文本”的概念阐释了记忆的表征作用, “通过感知、认识 and 理解的思维过程, 大脑能够将思维的结果作为记忆文本存储在人的大脑中, 形成脑文本”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29-30)。在《记忆裂痕》中, 变易的记忆空间体现为詹宁斯的脑文本: 记忆可被重新收集, 感官经验也只能以脑文本的形式存储², 最终成为其欲望的表征。亦真亦幻的记忆说明记忆的本质往往是不完整的, 在自我怀疑、否定和记忆建构中, 文本通过大脑不断地重构和解构历史

1 本文关于《记忆裂痕》的引用均出自 菲利普·迪克: 《记忆裂痕: 菲利普·迪克中短篇小说全集 I》, 于娟娟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 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与现实的记忆文本，诉说着被科技洗礼后的人类最真实的欲望。

三、空间形式与情节内容的统一：伦理主题的突出

从叙事的外在形式来看，变易空间是重要的叙事空间，从内容来看，往往与人物自我、意识、记忆等内在性相呼应，从而推动着叙事进程。迪克试图将形式与内容融合达到高度统一，以此凸显科技对人类的异化、对人性的影响。《少数派报告》延续了人物在变易空间内不断进行伦理选择的叙事方式。从故事层面来看，政府利用三个能预测未来犯罪的变种人来阻止罪案的发生。少数派要服从多数派，即三个预测中必须两个一致才算正确。但是，主人公安德顿在一次预测中将错就错杀死了军官卡普兰，以此维护自己作为发明人的名声及社会稳定。从话语层面来看，小说通过空间——测罪局办公室、警察局和纽约街道，城市之间的道路、建筑等不断的位移，最终回到预叙空间——错误预测的杀人现场，从而将叙事推向高潮，并突出人性异化的主题。

变易空间打乱了安德顿原来熟悉的伦理环境，直指伦理秩序的失衡，正如菲利普·迪克小说研究专家维斯特（Jason P. Vest）所言，“主人公的世界开始遵循未知的规则，最终变为陌生的场所”（58）。陌生场所意味着伦理混乱的开始，而伦理混乱又加速了安德顿的迷茫困惑、焦虑不安，他愈发被科技控制，因此他必须找出真相、重构发明人的权威身份。小说首先描写了一个取代传统监狱的场所，即测罪局，安德顿作为测罪技术之父，非常自信骄傲地宣称：“在他们从事犯罪活动之前，我们就可以制止他们。如此一来，犯罪完全变成了概念上的东西”（102）¹。在科技时代，犯罪活动成为由“报告”语言生成的科技产物，是一个概念而非伦理行为。然而，出错促成了空间发生变化，每一个空间中的事件都是对安德顿的一次异化。

空间推动叙事进程，反映出安德顿的内心变化和伦理选择。第二个重要场所是安德顿逃亡过程中在纽约街道和警察局辗转的空间。车子“突然一扭，转上一条带有车辙的支路，开进了一个地下车库”（111），支路作为城市交通的结点，也是事件转折点，象征着秩序的变化。林奇曾解释城市构造：“考虑一条以上的道路时，交叉连接的问题就突出了，因为这是一个作抉择的地点”（林奇 52）。安德顿也被带入“一个作抉择的地点”——坐落在郊野的豪华别墅。叙述进展至此，安德顿的人生随着空间发生变化，为他接下来的选择埋下伏笔。在被卡普兰送去警局的路上，城市与安德顿的焦灼心理相互对照：“纽约昏暗的街道上，一辆车正朝市警局驶去（……）朦胧中，他看了一眼街道名，发现他们已经离警局很近了”（114）。街道名称作为一种定向手段，表明空间再次变化，同时加速了主人公的不安。然而，还没抵达警局，空间再次转移，安德顿的车辆被人为撞翻，他被带到离车不远的一条小巷里。小

1 本文关于《少数派报告》的引用均出自 菲利普·迪克：《少数派报告：菲利普·迪克科幻小说精选》，周昭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巷作为事件的转折点，预示着新伦理环境中的事件可能导致人物命运彻底扭转。这次，安德顿被转移至贫民窟，并被要求改名换姓。迪克并未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通过空间转移推动叙事走向高潮，引发读者对真相的探求。

变易空间突破了固定的行动场域，既是故事层面事件发生的场所，也是话语层面的叙事线索，驱使主人公不断在其中做出伦理选择。第三个空间是从贫民区到警察局的转移，也是安德顿最终梳理三份报告、做出决定的地方。纽约脏乱的街道象征着失去身份的安德顿沦为逃犯，而警局则是权力中心与解救自我的行动场所。在查看三份报告后，安德顿做出了惊人选择：杀死部队高官卡普兰。三份报告逐个否定、叠加、再否定。第一份报告预言他会谋杀卡普兰，安德顿明知不可能动手；第二份报告预言他会得知第一份报告后放弃谋杀；第三份报告预言他在得知前两份报告及卡普兰的阴谋后最终选择谋杀。问题关键在于第二份“少数派报告”被抹除，因为第一和第三份结论一致，可作“多数派报告”依据。然而极具讽刺的是，恰恰第二份报告才符合安德顿最初的道德良知。

小说以层层异变的物理空间烘托逼仄的心理空间，彰显迪克一贯创作逻辑：借空间推演情节，依托科技控制论，凸显科技宏大语境下人类生存空间的渺小与荒诞，实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安德顿最终戳破现实的真实幻象，他无法接受自身理想形象的崩塌，宁可错判误杀，也要维系自我身份与社会秩序的虚假表象。人性与兽性的交织，造就了人物的复杂特质¹。其善恶抉择终被技术外力左右，技术以模式、数据、概念与符号消解真实，内化为伦理选择的底层逻辑，逐步侵蚀并瓦解人性，暗含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嘲讽。实际上，梅亚苏提出的“基于科学外虚构的小说”这一“科外幻”概念很适合探讨迪克的科幻小说的“玄学”特征，为读者提供了阐释的维度。简而言之，这种科幻创作可以脱离规则、理论和任何先前的经验，是理性的断裂和对世界的无知所建构的不可能性的探索。²在迪克创作的空间中，读者很难分清主观与客观世界，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城市也可能只是存在于主人公梦境之中的主观世界。但“科外幻”并非不需要科学，而是在“荒诞无稽的表象下更为隐秘而又真切的现实指向”（郭伟 46）。现实既是个人记忆中的经历，又是当下的伦理选择和道德情感，最终指向自我在科技生活中的伦理身份诉求。

就科幻小说空间建构而言，梅亚苏的“科外幻”与迪克的论述有相似之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梅亚苏以不同的小说文本解释了三种解决方法。类型1的世界：它们是无规则的所有可能的世界，但是稀少到无法影响科学同知觉；类型2的世界：这是在那里，不规则足以废除科学，但不足以消除知觉的世界。所以这一类型的世界都是真正的科学外世界；类型3是不存在必然法则的宇宙，不再算得上是一个世界：涉及一个在其中无章法的改变太过频繁的宇宙，就像康德在客观演绎中描述的混沌一样，科学的条件同知觉的条件都将被废除。参见 甘丹·梅亚苏：《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马莎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46页。

处。迪克认为科幻首先要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换言之,“现实社会是科幻的起点:虚构的社会以某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发展,也许旋转了九十度,就像在平行世界中那样”(《记忆裂痕·引言》I);其次,科幻与奇幻不同,奇幻涵盖了普遍认为不可能的事物,而科幻涵盖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事物,“这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判断,因为我们并不能客观地分辨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更多的是凭借作者和读者的主观臆断”(《记忆裂痕·引言》II);最后,他认为“观念的错位——换言之,创新的思想——必须是全新的(或者是旧想法的新变化),必须能为读者带来智力上的刺激”(《记忆裂痕·引言》II)。真正的主角并非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一个观念,从而引起读者大脑中衍生思路的连锁反应,即读者和作家合作创造,享受其中的乐趣。

因此,迪克的想象世界呈现了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陈楸帆提出的“科幻现实主义”¹,另一个是刘慈欣论述的“科技现实主义”。刘慈欣认为现实主义对于科幻的美学意义不容忽视:如果你的笔触本来就是幻想的,再去描写幻想的东西,那不是科幻小说所愿意用的笔法。它一般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描写最疯狂、离现实最远的东西,也是科幻小说一个基本的创作理念。²笔者认为,“科幻现实主义”更接近于“科外幻”,强调在科学幻想外壳之下对现实生活进行变形书写。

迪克通过构建那些逻辑上可能存疑、但情感与伦理上极度尖锐的变易空间,迫使读者直面潜伏于日常之下的异化真相、伦理困境与存在危机。在“科外幻”的透镜下,迪克并非在书写遥远的未来,而是在为我们所处的、由技术与资本深度编织的现代生活,撰写一份最富洞见且令人深思的现代性“报告”。相比之下,“科技现实主义”关注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和社会被工业化、信息化的全面渗透,本身是写实的,却以“反模仿”的方式探讨当下和未来科技生活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因此,这两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迪克小说的双重性——预言性和寓言性,最终回归叙事形式与主题表征的关系中,发掘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

迪克“电子梦”中的虚幻景象、药物致幻、记忆复制与意识共享,从不注重过多的科技描写,而致力于揭示“真实”不过是一种表象的语言建构。迪克的“空间叙事”独具一格,它既非对宏大外部空间的想象,也非对技术系统的迷恋,而是聚焦于“变易空间”,一种由技术与心理交错生成、不断重构的主观经验场域。本文所指的“变易”包含三个递进层面,即物理形态的

1 参见 陈楸帆:“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再思考”,《名作欣赏》28(2013):38-39。陈楸帆写道自己在2012年的星云奖科幻论坛上指出:“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38)。

2 参见 李广益:“从科幻现实主义到科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2018年12月13日。

畸变、逻辑关系的悖谬、认知经验的错位。这三个层面遵循由外向内、从表及里的路径，从城市空间的物理变化到记忆空间的心理变化，再到叙事形式与主题内涵的统一，最终共同指向“科技异化”这一核心主题。正是这一“变易空间”的叙事特征，使迪克在科幻文学传统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他不同于黄金时代科幻对外部空间确定性与秩序性的想象，而是开启了技术批判与心理现实主义交汇的叙事范式。小人物对大世界的怀疑、变易空间中的疯狂表象，都是对人性最深刻的剖析。保持虚无，是为了逼近世界的本质；保持实有，是为了识破事物的假象。迪克不断追问，自我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存在于他建构的想象空间内。在技术扭曲的虚象中，真实与虚妄不断叠加更替，世界的本质混沌不清。迪克提醒我们，在被科技日益渗透的存在方式中，梳理科技与人性的关系，始终是不可避免的课题。

Works Cited

- Alber, Jan.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2016.
-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 [Debord, Guy.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translated by Zhang Xinmu. Nanjing: Nanjing UP, 2017.]
- 菲利普·迪克：《记忆裂痕：菲利普·迪克中短篇小说全集 I》，于娟娟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 [Dick, Philip. *Beyond Lies the Wub: Volume One of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Philip K. Dick*, translated by Yu Juanjuan. Chengdu: Sichuan Publishing Ho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 ：《少数派报告：菲利普·迪克科幻小说精选》，周昭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 [—, *The Minority Report*, translated by Zhou Zhaoro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方小莉：“作为虚构文本的梦叙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5）：118-123。
- [Fang Xiaoli. “Dream as a Fictional Narrative.”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15): 118-123.]
- 郭伟：“科学外世界与科外玄幻小说”，《科普创作》3（2019）：43-46。
- [Guo Wei. “The World Outside Science and Fiction hors-science.” *Science Writing Review* 3 (2019): 43-46.]
- 郭雯：“平行世界的伦理探索——菲利普·迪克《流吧！我的眼泪》的非自然叙事及自然化解读”，《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秋季号（2019）：45-51。
- [Guo Wen. “Ethical Exploration in the Parallel World: The Unnatural Narrative and Naturalizing Reading of Philip Dick’s *Flow My Tears*, the Policeman Said.”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utumn Issue* (2019): 45-51.]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Jameson, Freder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 translated by Wu J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Le Guin, Ursula K. *Ursula K. Le Guin: 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Streitfeld.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2019.

李广益：“从科幻现实主义到科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2018年12月13日。

[Li Guangyi. “From Science Fiction Realism to Technological Realism.” *Selected Novels Magazine* 13 Dec. 2018. Available at: https://mp.weixin.qq.com/s?biz=MzA5MTE2MDYzMw%3D%3D&mid=2651574763&idx=1&sn=9485f51af729b02a20e3c4edf4227a55&scene=45#wechat_redirect.]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

[Lynch, Kevin. *The Image of the City*, translated by Xiang Bingre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90.]

甘丹·梅亚苏：《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马莎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Meillassoux, Quentin. *Métaphysique et Fiction des Mondes Hors-science*, translated by Ma Sha. Zhengzhou: Zhengzhou UP, 201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珍：“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Nie Zhenzhao.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ian Text and Bria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Richardson, Brian. *A Poetics of Plo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orizing Unruly Narrativ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9.

Vest, Jason P. *The Postmodern Humanism of Philip K. Dick*. Lanham, 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 2009.

杨金才：“关于新世纪美国小说城市书写研究的设想”，《外国文学》3（2023）：24-31。

[Yang Jincai. “Research Assumptions on Urban Writing in 21st 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Foreign Literature* 3 (2023): 24-31.]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Žižek, Slavoj. *The Parallax View*, translated by Ji Guangmao.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4.]